

# 林樂培中國管弦樂《秋決》：創作特徵及啟示

龍綺欣

**摘要：**林樂培中國管弦樂作品《秋決》成功地將五音階、京劇鑼鼓經、戲曲念白等傳統元素，與複雜的複合節拍、交響化配器及復調織體等現代技法進行深度融合——借鑒傳統章回體小說的敘事模式，構建了具有“起承轉合”意念的五樂章框架，通過模仿人聲的樂器獨奏、描繪場景的動態音效，深刻傳遞了作品的悲劇力量與社會批判精神。作品開創了“戲曲交響化”的創作範式，為民族交響樂創作提供了“立足傳統、面向世界”的成功經驗，也在作曲技法與美學內涵上極大地擴展了民族化現代音樂的表現邊界，為當代音樂創作提供了深刻的啟示。

**關鍵字：**林樂培 中國管弦樂作品 《秋決》 戲曲交響化 民族化現代音樂

## An Analysis of Doming Lam's Chinese Orchestral Piece *Autumn Execution*: Creative Features and Its Inspirations for Contemporary Music Creation

LONG I Ian

**Abstract:** Doming Lam's Chinese orchestral work *Autumn Execution* successfully integrates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al elements such as pentatonic scales, Beijing opera gongs and drums, and opera recitation with modern techniques such as complex rhythms, orchestration, and textures. Drawing on the narrative mode of traditional episodic novels, it constructs a five-movement framework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beginning, continu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combination”. It deeply conveys the tragic power and social-critical spirit of the work through instrumental solos that mimic human voices and dynamic sound effects. The work pioneered the creative paradigm of “symphonic opera”, providing a successful model of “based on tradition and facing the world” for the creation of ethnic symphonies. It also greatly expanded the expressive boundaries of modern ethnic music through its compositional techniques and aesthetic connotations, and provided profound inspiration for contemporary music creation.

**Key words:** Doming Lam; Chinese Orchestral Works; *Autumn Execution*; Sympho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Nationalized Modern Music

**【作者簡介】**龍綺欣（1987-），澳門人，澳門城市大學創新設計學院助理教授，澳門城市音樂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為鋼琴演奏、本土音樂研究、音樂教育、特殊教育、音樂演奏理論。

林樂培，生於 1926 年，澳門人，其《秋決》作為 20 世紀中國現代民族管弦樂發展歷程中的里程碑式作品，不僅是中國現代音樂創作中融匯中西的藝術瑰寶，更是推動了中華優秀音樂文化在現代社會實現創新性發展的關鍵實踐<sup>[1]</sup>。事實上，雖然這一作品自 1979 年首演至今已有四十餘年，若能深入其音樂語匯的建構邏輯與美學精神的內核，仍能為中國當代音樂創作在面對傳統與現代、民族與世界的複雜命題時，提供深刻的理論參照與實踐啟示。

## 一、創作背景與作品架構

### （一）創作背景

1977 年香港中樂團正式成立以後，為適應香港多元文化交融的獨特環境，推動中國傳統民族音樂在現代社會的傳承與革新，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一批兼具傳統底蘊與現代視野的民族管弦樂作品應運而生<sup>[2]</sup>，《秋決》便是其中具代表性的傑作之一。

《秋決》以元代關漢卿的經典雜劇《竇娥冤》為創作基礎，但並未對全劇進行完整呈現，而是選取其中“法場行刑”這一最具戲劇衝突與情感張力的核心段落作為音樂敘事的主線。這一選材不僅聚焦於竇娥蒙受冤屈、慷慨赴死的悲壯情節，更能通過音樂語言深刻傳遞對社會不公的批判與對人性良知的叩問<sup>[3]</sup>，讓傳統文學中的悲劇力量在現代音樂語境中得以重生。為進一步突顯作品的文化根脈與敘事邏輯，林樂培以“從古籍古思中尋求創作靈感”為核心思路，巧妙套用中國傳統文學中的章回體模式，搭建了富有敘事層次感與結構完整性的五樂章框架。這種結構設計既貼合《竇娥冤》原作的情節推進節奏，又暗合中國傳統藝術“起承轉合”的美學邏輯，讓音樂在展開過程中始終保持與傳統文脈的緊密聯結。

同時，林樂培深刻洞察傳統文學與音樂之間的內在關聯，以作品的調性布局、節奏設計、配器手法等核心要素為切入點，進行了多元化的藝術創新。他並未局限於傳統民族音樂的固有範式，而是大膽融入西方現代音樂的前衛技法，如複雜的複合節拍、對位復調織體等，最終實現了“傳統精神與現代技法”的深度融合<sup>[4]</sup>。例如，根據劇情中“法場悲壯”“竇娥控訴”等不同情境的需要，他將河南墜子的蒼涼唱腔、京劇的經典鑼鼓經等傳統音樂元素有機整合，既保留了傳統音樂的韻味特質，又通過現代配器手法賦予其全新的音響色彩，使得這部作品即便在今日聆聽，仍能讓人感受到獨特的藝術新意。

### （二）敘事框架

《秋決》敘事框架可分為五個層次，具體框架如表 1 所示：

表 1 《秋決》故事框架

章節	樂段及小節	章節內容	章節表現	情感
第一回貪官到，強權逞霸道（起：鋪墊背景）	第一樂章 （1-56 小節）	聚焦貪官帶官兵入城的場景，鋪陳悲劇發生的壓迫性背景	以“開道”場景為核心，通過樂隊織體的漸次豐富模擬隊伍行進軌跡，從城外的悠遠到城內的喧囂，最終以鑼鼓凸顯貪官出場。	威嚴中暗藏蠻橫，營造緊張壓抑的氛圍，傳遞對強權的隱性批判。
第二回孝媳婦，公堂判極刑（承：推進情節）	第二樂章 （1-35 小節）	再現公堂審訊與定罪過程，聚焦竇娥從辯解到被判極刑的轉折	以“對話式”音響構建公堂場景，管樂與絲竹形成強弱對比，模擬官員呵斥與竇娥陳情的戲劇張力。	竇娥的隱忍與悲憤、主審官的威嚴與冷酷交織，凸顯冤屈的開端。
第三回叫冤聲，動地又驚天（轉：情感爆發）	第三樂章 （1-19 小節）	展現竇娥被判死刑後的控訴與喊冤，是全曲情感爆發的核心	以“聲音洪流”為表現載體，從單一樂器的“哭訴”逐步升級為全樂隊的“吶喊”，形成強烈的聽覺衝擊。	悲憤交加的控訴、對不公命運的抗爭，情感張力達到頂點。
第四回痛離別，記前塵舊夢（合：緩衝過渡）	第四樂章 （1-25 小節）	刻畫行刑前竇娥回憶過往的獨處時刻，是悲劇中的溫情留白	剝離打擊樂，以線性旋律為主導，呈現“靜思”場景，如同戲劇中的“背躬戲”。	對往昔的眷戀、對生命的不捨與絕望，情感細膩深沉。
第五回赴法場，六月飄霜雪（合：收束升華）	第五樂章 （1-54 小節）	描繪竇娥赴刑場就義的過程，呼應“六月飛雪”的神話結局	以“行進—高潮—餘韻”為結構，從法場押送的肅穆到行刑的悲壯，最終以洞簫樂句留下悠長餘味。	悲壯中透著凜然，從絕望升華為對正義的信念，傳遞冤魂不息的蒼涼。

## 二、基於民族化美學觀念的相應手法

### （一）五音階的內核

在《秋決》這部作品裡，五音階作為植根傳統美學的關鍵內核，有著極為鮮明且深刻的體現。其中，第一樂章與第五樂章的五音階表現得尤為突出，其餘章節儘管存在部分不太具“中國味道”的旋律，但仍有不少主要旋律或音型能夠用五音階唱出，足見五音階在全曲中貫穿性的影響。

第一樂章中，五音階的運用呈現出強烈的滲透性與結構性特徵。從第 11 小節開始（如圖 1

所示），彈撥樂器以“56 56 512”的核心音型開啟了五音階的主導地位。這一音型並非簡單的旋律片段，而是蘊含著中國傳統音樂中“宮商角徵羽”五聲關係的內在邏輯。低音部分為避開三和弦的三音，這種處理方式與中國傳統音樂中“空五度”的音響特徵相呼應，體現了對傳統音響美學的深刻理解。同時，其和弦構建與音調走向均蘊含著中國傳統調式思維，與古代琴曲中的“清角變宮”手法較為相似，保持了五聲性框架。第一樂章的終止元素雖然以不協調和弦手法為主要體現，但其中的低音部分以“D-G-A”音程收尾，表現出作者對傳統調式終止式的創造性轉化，既保持了傳統音樂的“調式感”，又賦予了作品現代音響的表現力。

第五樂章作為全曲的總結部分，在五音階運用上與第一樂章形成了完美的呼應關係（重現第一樂章核心音型與鑼鼓動機，節奏型更密集強烈）。在第五樂章第8小節中，為首尾呼應的結構設計，進一步體現了中國傳統音樂“圓融周始”的美學理念。旋律再次出現“56 56 512”的核心音型，相較於第一樂章此處雖然織體更為豐富，但其結構仍保持著五音階的純粹性。這種處理方式與中國傳統音樂中的“變奏回歸”原則相契合，在變化中保持統一，在發展中回歸本源。

The image shows a musical score for the first chapter, measures 11-14. It features five staves: Lq (Lü), Pp (Pipa), Yq (Yanqin), Sa (Saxophone), and Dr (Drum). The score is in 2/4 time and includes various musical notations such as notes, rests, and dynamic markings like 'div.' and 'f'.

圖 1 第一章樂章 11 小節（節選）

## （二）鑼鼓的戲劇靈魂

在《秋決》的音樂呈現之中，打擊樂器的作用異常重要，除第四章外其餘各個章節均有所體現，給人以濃郁的中國傳統音樂體驗。而其中最能凸顯中國傳統感覺的則在第一、第二、第五章節：

從第一樂章切入看，鑼鼓的運用起到了“定調”與“開道”的關鍵作用。在樂曲起始、樂句轉折等關鍵節點，均有鑼鼓的鏗鏘之聲開道，仿佛為即將展開的戲劇性敘事拉開序幕。具體而言，作品先以相對現代的打擊樂音色作為引子，營造出一種懸念感，而後再將經典的京劇鑼

鼓節奏“急急風”或“沖頭”等切入，這種處理不僅極大地增強了音樂的動態對比與戲劇衝突感，也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作品的音響層次與文化意蘊，且鑼鼓出現時，其他樂器均為靜止狀態（如圖 2 所示）。

從第二樂章切入看，該章節一開始便引入了細膩而富有表現力的打擊樂音色，營造出一種內在的、緊繃的節奏律動。而後在情緒推向高潮或情節發生轉折的節點，作品再次引入鑼鼓，雖其音響被處理得更為內斂或融合於管弦樂之中，但實際表達的卻是人物內心的激烈掙扎或命運的不可抗拒。

從第五樂章切入看，作為全曲的終章，此處的鑼鼓運用達到了高潮。在樂章的第 35 小節、第 39 小節、第 44 小節主要以京劇鑼鼓方式為主，將第一樂章的戲劇動機進行回顧與升華。鑼鼓的節奏型變得更加密集和強烈，與整個樂隊的全奏形成磅礴的氣勢，仿佛是命運最終的宣判，也是人物情感最徹底的爆發，將全曲的戲劇性推向頂點，實現了情感的最終釋放與結構的圓滿收束。

The image shows a musical score for the first chapter, featuring various instruments including Chuanling, Tanhuang, Lianhuaban, Mutong, Xiaotangluo, Suluo, Jingluo, Wuluo, Wenluo, and Dagu. The score is written in staff notation with dynamic markings such as *pp*, *mp*, and *mf*. The instruments are listed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score, and the notation includes various rhythmic patterns and dynamics.

圖 2 第一樂章 鑼鼓（節選）

### （三）模仿人聲念白

《秋決》從第二章開篇便以模仿人聲念白獨特的音響表現展開，而後在第三、第五章節均有所體現，形成了貫穿全曲的戲劇性表達手法。從整體上看，其以樂器模仿人聲念白主要以兩種形式呈現：第一，獨奏形式，即全部靜止其他聲部，突出單一樂器的“念白”效果；第二，持續長音形式，即選擇 2-3 種樂器，根據音樂情緒表達不同的戲劇內涵。如此處理方式，不僅能讓音樂更具個性化特徵，還能在一定程度上讓其向戲曲念白靠攏，如第五章的 39 小節處，作者以延長符號的低音弦樂來展示深沉的控訴感。從第二章的具體運用來看，作者為進一步表現人物內心的壓抑與掙扎，變化以低音區持續長音為切入點，根據戲曲念白的語氣特點，配合音色營造了緊張而壓抑的戲劇環境，這種高低音區的強烈對比，如同戲曲中角色內心的獨白與

外界環境的壓迫形成鮮明對照，讓聽眾能夠直觀感受到人物身處絕境時的心理狀態。與之相對的，在此處也設計了高音唢呐模仿人聲將犯人帶上的環節，進一步突顯了戲劇衝突性（如圖 3 所示）。

需要著重關注的是第三樂章，這裡作者設計了“321”連續下行音階，雖不能等同於中國民歌裡典型的三聲腔，但可作為竇娥喊冤的寫實化動機之聲。這簡單的三個音，不僅生動地模擬出竇娥在喊冤時那種悲憤、淒厲的聲音狀態，更表現出竇娥內心的冤屈與痛苦，將人物的情感通過音樂化的方式深刻地傳遞出來，同時也體現了中國傳統音樂中以音樂模仿人聲、傳遞情感與故事的美學傳統，讓作品在現代音樂創作中，依然深深扎根於傳統美學的土壤之中。

The image shows a musical score for a section of the third movement of 'Autumn Decision'. It features five staves: Dmd (Dizi), Chmd (Chunhu), X (Xun), Sn (Suona), and Sh (Shanhu). The key signature is one sharp (F#) and the time signature is 2/4. The score is divided into two sections, C and D. In section C, the Sn part has a 'Hil solo' marking and the instruction '(把犯人帶上)'. The Sn part plays a descending scale of three notes (3-2-1) in a 321 rhythm. The other instruments play sustained notes or chords. In section D, the Sn part continues with a more complex melodic line, while the other instruments play sustained notes or chords.

圖 3 第二樂章 模仿人聲（節選）

#### （四）情與景的交融描述

從《秋決》全篇觀之，其景與情的描繪貫穿始終，不僅作為戲劇性敘事的外部框架渲染了特定的時代氛圍，更通過音樂化的場景構建，進一步拉近了聽眾與作品人物內心世界的情感距離，實現了“景中含情，情中見景”的傳統美學意境。

以其中第一樂章為例，作曲家開篇便著力營造“官兵開道”的森嚴場景。其創作思路巧妙地融合了進行曲風格、7/8 拍的特殊節拍（2+2+3 組合）、重複性節奏型以及由弱漸強的力度處理。這種非對稱的 7/8 拍，打破了傳統進行曲的規整感，其內在的搖晃與不穩，從側面暗示了這支隊伍的來源——它並非清官出巡的威嚴儀仗，而是貪官污吏押解犯人的壓迫性行列，節拍本身便成為了性格與身份的注腳。隨著音樂的推進，重複的節奏型如同整齊劃一卻又機械冰冷的腳步聲，力度由弱漸強的處理則模擬了隊伍由遠及近、逐步逼近的壓迫感，使聽眾仿佛親

眼見證了這一場景。

當音樂發展至第 11 小節，作曲家根據場景營造的需要，將彈撥樂部巧妙地融入其中。彈撥樂器清脆而顆粒分明的音色，如同隊伍行進中兵甲碰撞的金屬聲或馬蹄的咣咣聲，其音域的逐步推高，則生動地描繪出隊伍從城外進入城內，空間感由開闊轉向封閉，聲音在城牆間迴蕩，聽者在沉浸式的音響體驗中，能清晰地感受到隊伍已經入城，緊張氣氛隨之升級。

隨後，情境的走向在第 26 小節迎來轉折。為了營造“人多、聲雜”的喧囂情境，作曲家加入了更多樂部，織體瞬間變得豐滿複雜，音域也進一步提高，形成了一個小高潮，仿佛是街市百姓圍觀議論、隊伍呵斥驅趕的嘈雜場面。然而，就在此喧囂頂點，作曲家卻運用了“突然休止”的戲劇性手法——所有其他樂部戛然而止，僅剩下鏗鏘的鑼鼓聲。這一“靜”與“動”的強烈對比，瞬間將聽眾的注意力聚焦，鑼鼓的獨奏自然地讓觀眾聯想到核心人物——官員即將出場的情景，其威嚴與權勢在寂靜的襯托下顯得尤為突出。

最後，第一樂章結尾需銜接“Allegro”熱鬧地後的打擊樂獨奏（京鑼、武鑼等），其他樂部再度恢復，將開道的場景收束，結束第一樂章。

這一系列精心的佈局，並非單純的場景音效模仿，而是將“景”的描繪與“情”的暗示緊密交織——從隊伍的行進到入城，再到官員出場前的寂靜，每一個場景的轉換都伴隨著情緒的累積與變化，聽眾感受到的不僅是畫面的移動，更是人物命運在壓迫性環境下的步步緊逼。這種處理方式，與中國傳統藝術中“借景抒情”“寓情於景”的美學原則一脈相承，深刻地揭示了作品內在的“情”的內核，展現了林樂培將西方交響技法與中國傳統美學思維深度融合的高超技藝。

### （五）起承轉合的結構邏輯

雖從表層看《秋決》在形式上與西式音樂有相似之處，但深入探究其音樂所蘊含的情感以及承載的表現手法等要素，便能發現它自然而然流露出獨具中國傳統特色的韻味，這既是對中國傳統音樂結構思維的繼承，也是對傳統戲曲敘事邏輯的呼應。而其中最為典型的體現，便是整個樂章所遵循的起承轉合結構邏輯。

《秋決》整個篇章聚焦於《竇娥冤》第三部分的演繹，完美順應了起承轉合的傳統敘事脈絡，即第一樂章可作為故事的起點，第二樂章可作為承接的節點，第三與第四樂章則承擔“轉”的功能，最後一樂章為“合”。具體而言，第一樂章主要任務是鋪排貪官出場的場景，因而節奏稍顯急促，且音樂進行中基本沒有強烈的衝突感，營造出一種開場的氛圍。單從第二

樂章第 6 小節、第 10 小節的音樂表現來看，其循環往復的節奏型呼應了開篇的音樂特質，比如在第一樂章胡琴音效就已出現過類似的元素（如圖 4 所示）。同時，這一樂章之中的音層構建、模仿人聲等手法，均在後續章節中有所再現。並且作者在該樂章結尾處，還精心設計了一個由全部管弦樂齊奏出的短促高音，給人以不穩定的聽覺感受，為後續充滿戲劇性的內容作了巧妙鋪墊；而第三與第四樂章則是篇章的“轉”部分——第三樂章主要以絲竹類樂器配樂為主，細膩地反映了主角內心的掙扎與冤屈之情，將人物的內心情感世界深度展現，如以洞簫體現其幽怨情感；第四樂章並未配以打擊樂，而是把旋律以橫向延展的形式呈現，讓音樂更具敘事性與抒情性，推動著故事與情感的發展。

至於最後一樂章，節奏以銅鑼聲響開篇，且相較於第一與第二樂章有著明顯的差異，但也重現了部分第四樂章的內容，為後續收束鋪墊主音基調，為整個章節乃至全曲進行了總結性的收束，使得全曲在結構上形成了完整的閉環，既呼應了開篇，又昇華了情感與主題，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藝術中起承轉合結構邏輯的精妙與韻味。

The image shows a musical score for the first movement of 'Autumn Decision' (第一樂章 胡琴類樂器 (節選)). The score is written for five instruments: Gaohe (Gaohe), Erhu (Erhu), Zhonghu (Zhonghu), Gehu (Gehu), and Dahu (Dahu). The tempo is marked 'Moderato' with a quarter note equal to 100 (♩ = 100) and the instruction '自由地' (Ad libitum). The key signature is one sharp (F#) and the time signature is 3/4. The score includes various musical notations such as 'div.' (divisi), 'pizz.' (pizzicato), 'arco div.' (arco divisi), and dynamic markings like 'ff' (fortissimo) and 'mf' (mezzo-forte). A note in the Gaohe part is annotated with '(每人分奏一个音)' (each person plays one note). The score is divided into measures by vertical bar lines, with a double bar line indicating a section change.

圖 4 第一樂章 胡琴類樂器 (節選)

### 三、引領前衛的民族化現代技法探索

#### (一) 節奏的複雜化與動力性

林樂培認為在音樂創作之中，快慢增減是節奏跳動的核心要義，音樂應該是自由的、富有靈動變化的，而針對節奏等音樂要素，可從鄉間音樂或古琴曲譜中獲取啟示。然而在記譜法出現之後，部分作曲家習慣將節奏等音樂元素以公式化的形式展示出來，這種模式在西方流行了數百年，久而久之，反而使音樂失去了本應有的鮮活味道。

基於此，他在《秋決》之中大膽地將京劇鑼鼓、念白等傳統元素進行拼接融合，並以顯性或隱性的方式貫穿於五個篇章。正是這種對傳統節奏元素有著細微且巧妙處理的創作手法，賦

予了整個音樂作品獨特的表現力與強勁的動力性。

以第二樂章為例，在其 38 個小節之中，作者精心設計了六次散板 0/4 拍子與 5/4 拍子梅花間竹般的交替出現。散板的自由靈動與 5/4 拍的規整穩定相互碰撞、交織，打破了單一節奏帶來的單調感，營造出一種既富有傳統戲曲韻味，又充滿現代音樂張力的節奏氛圍，讓聽眾在聆聽過程中，能清晰感受到節奏變化所帶來的推動力量，仿佛音樂始終處於一種動態的發展進程之中。

再看第一樂章，作者將 4/4 拍子由 7/8 拍子變化而來，而複合拍子則是以 2+2+3 的組合形式構成 7/8 拍。這種複合拍子的運用，打破了傳統節拍的均衡性，使得節奏呈現出一種內在的不穩定與推動力，就如同人物命運在波折中不斷前行，為整個樂章乃至全曲奠定了充滿動感與戲劇性的節奏基調，進一步增強了音樂的表現力與感染力，展現出林樂培在節奏技法探索上既扎根傳統又勇於創新的前衛理念。

再如，第五樂章，此處古箏的節奏相較於傳統有了較大的變化，音區在變化中跨越了 3 個八度，其低音 D 到高音 d2 以 D 調式呈現，而其宮音此處確有 3 次轉移，第一八度是 G 為宮，而後是 F# 為宮，最後是 F 為宮，如此刻意的四次刮奏形式，有效模擬的行刑現場，如圖 4 所示。



圖 5 第五樂章（節選）

## （二）配器的交響化與色彩化

配器藝術方面，《秋決》展現出鮮明的交響化與色彩化特質，且深度扎根於中國傳統美學。從整體配器思路來看，它踐行了“管弦樂隊室內樂化”的理念，不再過度倚重弦樂的主導地位，而是突出管樂與打擊樂，同時注重各聲部線條的清晰呈現，從以往的和聲織體向複調織體轉變，以此營造出豐富且富有層次的音響效果，這與中國傳統音樂中對樂器音色個性及聲部呼應的重視相契合。

以第三、第四樂章為例，複調織體的運用十分顯著。第四樂章尤為突出，採用複調對位手法，著重展現兩類音色的配合與對比。綿延不絕的吹管樂器和弓弦樂器，與顆粒性十足的彈撥樂器相互交織，橫向線條型的樂章結構，恰似中國傳統繪畫中線條的勾勒與延展，每一條樂器

聲部的線條都清晰可辨，又彼此呼應，構建出富有邏輯與美感的音樂畫面，體現了中國傳統藝術中“和而不同”的美學追求。第三樂章雖包含齊奏及和聲元素，但整體採用的卡農手法本身就是一種複調對位手法，在聲部的模仿與追逐中，營造出此起彼伏、層層遞進的音樂效果，如同中國傳統詩詞的韻律節奏，有著內在的秩序與韻味。第五樂章也存在對位複調織體，與和聲相隔出現，使音樂在複調的靈動與和聲的厚重之間切換，豐富了音樂的表現力。

#### 四、《秋決》的民族交響現代化啟示

《秋決》既是對中華優秀傳統音樂文化的深度挖掘與創造性轉化的典範，也是西方現代作曲技法與中國民族精神成功融合的標杆。其深遠影響，可從以下幾個層面進行系統剖析：

第一，它開創了“戲曲交響化”的創作範式，深刻影響了中國香港乃至內地作曲家的創作路徑。作為中國香港現代音樂的奠基之作，《秋決》並非簡單地將戲曲旋律配器化，而是從戲劇結構、節奏律動、音色美學等核心層面，將京劇的內在精神與交響樂的宏大敘事進行基因重組。這種創作思路從根本上影響了香港作曲家對“民族性”與“現代性”關係的認知。作曲家們開始意識到，民族音樂元素的運用不應停留在表面的符號引用，而應深入其文化肌理與美學邏輯。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影響跨越了地域界限，為內地作曲家提供了寶貴的參照。在 20 世紀 80 年代“新潮音樂”興起之際，許多作曲家在探索如何讓傳統音樂在當代重煥生機時，都從《秋決》的成功中汲取了信心與方法論，推動了整個華語音樂世界對傳統與現代融合問題的深入思考。

第二，它推動了作曲技法的革新，為中國現代音樂語匯的構建注入了核心動力。事實上，《秋決》的成功並非偶然，它背後是林樂培對作曲技法的系統性創新。這種創新並非簡單地對西方現代技法（如序列主義、偶然音樂）進行生硬移植，而是結合了中國傳統音樂中的“散板”節奏彈性、“起承轉合”的結構思維、“線形旋律”的展開方式以及戲曲“鑼鼓經”的戲劇性功能，進行了一場徹底的“化學反應”。因此，這種創作實踐對作曲理論的發展必然會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它證明了複雜的現代技法完全可以用來表達深刻的中國情感與哲學思想，打破了“現代=西方”的迷思。作品中對複合節拍（如 7/8 拍的拆分）、複調織體（如第四樂章的線條對位）、音色音樂（如模仿念白的音色組合）等技法的運用，均為中國作曲技法教材增添了鮮活且具有本土文化根基的案例，啟發了後來的作曲家在節奏、結構、音色等領域進行更為大膽和自信的探索。

第三，它擴展了交響樂的表現邊界，極大地豐富了中國交響音樂的題材與美學內涵。一方

面,《秋決》以一部西方交響樂體裁,成功講述了《竇娥冤》這一經典的中國悲劇故事,這本身就是一次題材上的重大突破。它向世界證明,交響樂這一“世界語言”完全能夠承載中國最深沉的文化情感與最複雜的戲劇衝突。另一方面,它極大地擴展了交響樂的美學範疇。作品所追求的並非僅僅是宏大、輝煌的音響效果,更是一種根植於中國傳統美學的“意境”與“神韻”。無論是“景中含情”的場景描繪,還是“虛實相生”的念白模仿,都讓交響樂超越了純粹的聽覺審美,上升到了一種可以“看”、可以“思”的綜合性藝術體驗。

總體而言,《秋決》的誕生既是香港中樂團推動民族音樂現代化發展的必然成果,也是林樂培個人藝術理念的集中體現,更是中國現代民族管弦樂創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突破——它打破了傳統與現代的壁壘,為民族音樂在新時代的發展提供了極具價值的創作範式。

事實上,隨著全球化與數字化浪潮的深入發展,中國現代音樂要想實現高質量、可持續的發展,應與時俱進,不斷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髓、借鑒世界音樂文化的先進成果,優化自身的創作理念與技法體系,如此方可創作出既有民族風骨、又具時代精神,並能與世界對話的精品力作,使中華音樂文化在新的歷史時期綻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

#### 【參考文獻】

- [1] 曲效弘. 林樂培的聲樂組曲《李白天詩三首》的作品風格及演唱分析[D]. 上海: 上海音樂學院, 2025.
- [2] 鄧深海. 從古思中尋根——淺析林樂培中樂作品的民族音樂元素[J]. 黃河之聲, 2015(10): 2.
- [3] 肖超. 《秋決》的音樂分析與指揮詮釋[J]. 音樂世界, 2022(4): 69-74.
- [4] 陳冰舒. 林樂培鋼琴曲《春江花月夜》音樂分析[J]. 當代音樂, 2020(4): 3.